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 
第二十五回 金匱傷胎傾彩艾 玉池煉汞蠱童觀

女行借婢可相參，士德緣僕亦備諳。費卻淑媛無限意，和平空教想周南。

卻說耿朗家家道日盛，人口日多，即如內裡五房，原分有彩瘤、彩菽、彩葑、彩蕭、彩艾五個，今又添了綦綦、猗猗、怡怡、芊芊、輕輕五人。外邊耿朗親隨舊有安節、勞謙、升階、馬壯、朱褱、朱繡、童蒙、童觀八個，今又添了張蓋、車駟、門祭、衣錦、四人。輕輕與彩艾係中表親，平素不和，既在一處，益發相忤起來。輕輕千伶百俐，甚得彩雲之心。彩艾仍是照常服事，彩雲就有些不喜。這日正值七月七夕，銀河玉露，天上佳期。

皂月珠星，人間良夜。雲屏、夢卿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在正樓梧桐樹下陳瓜果，祭天孫，點起九華燈，用七孔針乞巧。耿朗獨臥在看山樓中，恰好彩艾走過。耿朗便教切榆次瓜，斟葡萄酒，在屋內許多時，俱被輕輕看在眼裡。於是在彩雲面前只說彩艾不好，就以七夕之事為證，彩雲自此更加憎惡。正是明槍好躲，暗箭難防。彩艾日日受氣，遂生起病來。汀煙勸道：「五娘情性，你須知曉。我看那輕輕行事，也不是慶八十的人，過後自有個分明。這是他癩蝦蟆要上櫻桃樹，反把別人葬送，真是屈死旁人笑死賊，不過遇著性緊的主人。想來未必有甚毒手，你須寧則個！」不想彩艾勢迫於外，憂結於中，病日以深，變成蠱症。輕輕因隨彩雲往鼓樓街之便，與胡乾媽商議，教他姪兒胡念庵設法制倒彩艾。原來胡念庵最是好色，胡婆子許他：「若將彩艾制倒，耿家必然令官媒變賣。我從中說合，你少出銀兩，可得美妾。」胡念庵大喜。其時耿朗家一切裡邊婦女事體，係中允之妻和氏承管。早將彩艾移在養病的房中，就近令胡念庵調理。

念庵診過脈，低聲向和氏道：「這病須是一派下行之藥，三兩劑後，倘有別項形跡，千萬不可唱揚，一則有礙大家聲名，二則有關小子陰鱗。」和氏聽了，半信半疑。一面令人煮藥，一面稟知雲屏。念庵去後，胡婆子便來托言看乾女輕輕，隨便又看彩艾。可惡胡念庵，將些打藥攪在湯飯之內，給與僕婦駱氏，白將一具男胎墜下。胡婆子悄悄偷來，見彩艾淨桶內早有些尿水爛紙等物，便將死胎掩蓋在爛紙之下。恰好彩艾大瀉數次，昏臥在牀，和氏揀驗淨桶，見了死胎，又信又疑，密密告知雲屏。雲屏亦密令素信的穩婆試看，彩艾實係處女，并未破身。雲屏又密問有何外人在養病所來往，和氏道：「今早只有輕輕的乾媽胡婆子來看，那時奴婢卻未在屋裡。」雲屏詳參許久，將細微情節秘密告知耿朗。耿朗又秘密吩咐過眾允、需有孚，兩人領命而去。

卻說童觀，一日無事在大門前閒坐，忽一道士鬚髮半白，步履安祥，看著童觀道：「如此厚重品貌，將來定有好處。」童觀道：「煉師看我目下何如？」道士道：「目下不濟，不但尊兄不濟，即是令主翁也有些瑣碎。」

今看宅上大門似為死胎氣所衝，定主眷口不安。」正說著，需有孚走來，聽得此話，正中心懷，便請屋內坐下，因道：「煉師看此死胎氣是宅內有的，是宅外來的？」道士道：「若在宅內，如何說得衝字？」需有孚笑道：「所關若不甚巨，衝亦何妨？」三人正在議論，忽聽高聲叫道：「胡嫂嫂又從何來？」

需有孚接住，問些閒話，故意立了一會，方才放了進去。因向道士道：「煉師看此人何如？」道士道：「言語支離，神氣滯澁，養，此人大有心事。」需有孚點頭聲諾。當下道士告辭，童觀邀往飯店內去了不提。

卻說胡婆子一直走到儀門，周宣攔阻道：「大爺有言，今日不許宅外人擅入。」胡婆子只得退至重門。嚴謹又攔道：大爺有言，今日不許宅外人擅出。」胡婆子大驚，只得要從西夾道穿出二門，恰好遇著眾允。眾允叫道：胡媽媽作得好事！」

胡婆子聽得，好似頂門一雷，行走慌張。需有孚亦趕來叫道：「作得好事！」胡婆子益慌，一步緊一步錯，走在西邊箭道里去。茂樹參天，短茅匝地，後面眾允、需有孚趕來，又叫道：「昨日大爺在此處將你乾女兒活活打死，今日正好收屍招魂！」

胡婆子信以為真，面色如土。兩人見如此光景，一齊上前拿住，喝問實情。胡婆子一則駭怕，二則懼打，遂將輕輕如何設謀，念庵如何墜胎，自己如何作弄，逐一告知兩人。兩人即將胡婆子縛住，稟明耿朗。耿朗大怒，立將輕輕拿到，親自審問，不打自招。耿朗重責輕輕，即刻令官媒帶去變價。將胡婆子縛送棠夫人，棠夫人亦即趕逐出門。是時彩艾病症反到瀉好，冤已洗明，好生氣平。雲屏恐彩雲終久不喜彩艾，因將彩瘤、彩菽、彩葑、彩蕭、綦綦、猗猗、怡怡、芊芊八個人，寫了八個名簽掣換。誰知偏掣著彩菽，因將彩艾換給夢卿。

彩艾此時一似登天，病已好了八九。此一事雖是眾允等巧於探問，然亦由童觀之接得道士，以發其端也。自此道士與童觀長相往來，一日向道士道：「老師相我大有好處，我輩好處不過只在發財。然發財遲早，雖雲有命，而到手用去，也只一般。不知後日之財，今日預借得否？」道士道：「如何借不得，只看法術何如耳！」童觀求問其法，道士道：「其法不一，須在本庵內既無衝破，亦可靜守。或三七，或五七，或七七，開年慮得矣。」童觀道：「此非所謂煉汞乎？」

道士笑道：「此為縮金法，非煉汞也。譬如以白銀五十，煉二十一日縮為五錢，每錢十分，共五十分。若要用時，只將一分點人鉛錫內，可得足銀十兩。以五十化為五百，故又為九一之法。童觀道：「老師何不煉來自用？」道士道：「我家師祖定此法時，立誓一代只傳一人。我閱人多矣，惟你有些道氣，要傳法與你，恐你不信，不得不先與你試看。你若得法之後，不可洩露於人，只可自煉以濟貧乏。」

到年老時，亦須擇一人傳授。至如何相人，我亦有秘法薪傳。」童觀大喜，回到家中，將所有共湊了五十兩。告了病假，就偷在道士庵內暫住。道士日與飲食，煉至三七日，果然煉成一塊精銀，稱足五錢。道士又將白鉛五十兩用縮銀五分在爐內一點，果又成了一個翹邊細紋平底蜂窩元寶。

童觀喜出望外，道士道：「你告假日久，可暫回家數日，所成銀兩，切不可驟用，恐人生疑。再來時，我好傳你秘訣。」因又贈些碎銀，暫敷需用。童觀得意回家。童蒙見了恨怨道：「既然告病，便當家居，教我一連尋過十數天，全無音耗。業經屢受責罰，今日卻從何來？眾需兩家，你須自去回覆。」童觀只不明言，早有雜差人告知眾允需有孚，轉稟耿朗。耿朗親加審問，童觀一味支吾。耿朗一面從重懲責，一面檢看行李，見他包裹內有五六錢重小白錫一塊，大鉛元寶一枚，童觀此時方悟為道士所欺。費卻許多財物，買了兩腿棒瘡，養病在家。央童蒙去尋道士，道士已逃之夭夭了，童觀幾乎氣死。耿朗進內告知雲屏，雲屏道：「二娘曾說童觀知識瑣小，見利即迷，今日果應其言。官人當換一個親隨，以示警戒。」耿朗乃選惟清作親隨，另派惟恭以足應答賓客之數，著童觀聽雜差。夢卿道：「一月之間，女有輕輕，男有童觀，雖皆愚昧自取，然亦家教之未講也。外面命眾允需有孚不時訓教家丁，分析法律，以免事端。內邊當命和氏、睦氏不時條導眾婢、解釋是非，以除猜忌，亦足以昭家法。」耿朗、雲屏隨即傳諭施行。這一來有分教：爭妍固寵，再深媚忌之心。曠女孤男，得遂相思之志。